

规训、觉醒与未竟的出走 ——《浪浪山小妖怪》中的现代性寓言

杨昊楠
(安徽师范大学)

DOI: 10.65285/RWYSHKX.V2I3.006

摘要: 2022 年动画短片《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一经推出便引发网友广泛地共鸣。“你想离开浪浪山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浪浪山”这一全网式的提问与复述,标志着这部短片已从一个距离遥远的动画故事,演变为一则代入感极强的现代寓言,精准隐喻了当代社会的普遍生存状态。由此可见“浪浪山”发展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困顿与渴望、限制与突破并存的隐喻形象,反映出普通人在系统规则与自我实现之间的挣扎。2025 年暑期档上映的系列大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延续了动画短片视角下沉的叙事策略,完成了一次从英雄(somebody)到小妖(nobody)的视角转换。这一转换给予这部影片带来更多的感情厚度与温度,也能够让习惯于影片宏伟叙事的我们,转换惯性视角回归自身所在群体的情感共振。影片讲述了小猪妖集结浪浪山上的其他三个伙伴,模仿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在试图突破生存困境的旅途中,于不断的碰壁与扶危济困中,最终寻找到自身存在价值的故事。电影以荒诞的叙事手法,解构了其背后严肃的社会议题,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指涉性。同时,影片通过对水墨风格的现代化应用,展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运用现代视听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方面的探索。《浪浪山小妖怪》以其深刻的现实隐喻与广泛的情感共鸣,成为中国动画“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生动实践。

关键词: 国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现代寓言;叙事

Discipline, Awakening, and the Unfinished Departure: The Legends of Langlang Mountain as Modern Allegory

Haonan Ya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2022 animated short film Nobody in Langlang Mountain(from Yao-Chinese Folktales) resonated widely upon its release. The viral questions “Do you want to leave Langlang Mountain?” and “Everyone has their own Langlang Mountain” transformed the short from a distant animated story into a highly relatable modern allegory, accurately metaphorizing the universal existential condi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Thus, “Langlang Mountain” evolved into a cultural phenomenon, an image embodying both entrapment and aspiration, constraint and breakthrough, reflecting ordinary individuals’ struggle between systemic rules and self-actualization. The 2025 animated feature The Legends of Langlang Mountain continues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descending perspective, completing a shift from “somebody” (heroes) to “nobody” (minor demons). This shift imbues the film with greater emotional depth, allowing audiences accustomed to grand cinematic narratives to shift their perspective and resonate with their own communities. The film follows Piggy Demon as he assembles three companions to imitate the pilgrimage of Tang Monk and his disciples, eventually discovering their own value through setbacks and acts of helping others. Employing absurdist narrative techniques, the film deconstructs serious social issues beneath its surface, presenting a strong realistic reference. Meanwhile, its modern application of ink-wash painting aesthetics demonstrates Shanghai Animation Film Studio’s exploration of interpre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contemporary audio-visual language. With its profound realistic metaphors and extensive emotional resonance, The Legends of Langlang Mountain represents a vivid practice of Chinese animation “telling China’s stories effectively.”

Keywords: Domestic animated film; Little Monsters of Langlang Mountain; Modern fable; Narrative

前言

中国电影不仅要讲述中国故事,更需以中国美学为之发声。电影通过水墨晕染的风格构建画面,每一帧都以意境悠远的笔触,展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在全球化浪潮与文化融合的大势之下,如何在世界文化交响乐中保留独

一份的中国特色,不仅需要不断向传统美学深处追问、挖掘与求索,还要展现当代动画的人文关怀。探寻民族风格之路道阻且长,而《浪浪山的小妖怪》无疑是中国动画在此道路上一次生动且重要的实践。作为动画短片的延续,电影细致刻画了主人公小猪妖从被动适应大王洞中的规则

到主动质疑规则漏洞从而寻求变化的心路历程,以诙谐的表达方式解答着当下社会环境隐含的自我成长、职场困境等论题。它告诉我们,最动人的中国故事,往往不在庙堂之上,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挣扎与微小抵抗之中;最深刻的时代寓言,往往不是英雄的史诗,而是无数个“nobody”共同书写的生命篇章。

一、规训的剧场:“大王洞”中的身体与自我

短片已然铺陈出其生存的基本困境:在大王洞的规则体系下,他最初被动地接受规训,有苦难言;继而通过道听途说,开始对既定规则产生质疑,突破了最初的蒙昧;最终在回家探亲时,感受到来自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的温情束缚。这种近乎灰色的叙事,清晰地勾勒出小猪妖所处环境的压抑与个体的无力感。

福柯的规训理论指出,社会权力为维护自身稳定,会采取一系列微观的规训技术,以生产出“驯顺的身体”[1]。在影片中,这种规训生动地体现于小猪妖的日常工作之中。在规则的生硬要求下,他从思考“如何把事做好”陷入了“如何好好做事”的困境。例如,他为箭矢插上羽毛以提升实用性的创新之举,因不符合熊教头的单一标准而被无情否决;当他与同伴尽心力完成超乎日常的工作量后,却因上司的朝令夕改而前功尽弃,劳动成果被付之一炬。这种僵化的权力结构不断压迫着小猪妖,促使他通过麻木自我来寻求体系的认可,直至“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方才催化了其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与自我价值的毅然彰显。

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在短片阶段,小猪妖对大王洞规则的反抗还停留在个体层面——他改进箭矢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而非质疑任务本身;他渴望离开浪浪山,却不知该去往何方。这种朦胧的觉醒状态,正是多数现代人的真实写照:感受到当下的不适,却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渴望改变,却又害怕改变带来的不确定。到了大电影阶段,小猪妖的觉醒进入了新的层次——他不再只是被动地承受规则的压迫,而是开始主动寻找突破的可能。从“想离开”到“踏上离开的路”,这一转变看似微小,实则是主体性觉醒的关键一跃。

成长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正如短片与电影中所呈现的小猪妖的生活境遇,真正的成长往往伴随着痛感与挣扎,个体需在持续的挫折中逐步实现自我认知。小猪妖的成长轨迹与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多数人在初入某一领域之时,无不怀揣热忱与期待,却旋即遭遇现实的冷峻磨砺。在此过程中,个体不断培养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然而其耐受的边界却在持续的压力之下被一再延展乃至突破。鲍曼指出,流动现代性使个体陷入生存焦虑,在逃离与依附之间摇摆[2]。小猪妖的成长之路与现实每个普通人的经历何其相似:在挫折中怀疑选择,在徘徊中重塑自我。

二、觉醒的出走:“草台班子”的组建

影片在剧情初期并未急于转换叙事视角,而是通过再现被动的主题叙事,实现了与三年前短片的有效连接与情

感延续。转折点始于小猪妖因刷锅一事触犯组织忌讳,此举标志着叙事动力从“被动”向“主动”的关键转变。

《霸王别姬》中的小癞子逃离戏班后,目睹名角风采而慨叹“这得挨多少打才能成角儿啊”;在《浪浪山的小妖怪》中,我们同样能窥见此种充满痛感的成长经历。成长并非一蹴而就或一帆风顺,它常常伴随着不断的逃离与心有不甘的原路返回。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为边缘个体提供了抵抗孤独、建构自我的社会基础[3]。因此正是基于此种困境,四个满身“瑕疵”的妖怪,围绕着一个遥不可及的“取经”理想,组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草台班子”。

这个团队的构成本身,即是对传统《西游记》人物设定的颠覆性重构:社恐高大的大师兄与机灵矮小的传统悟空形象错位;最应潜心向佛的唐僧化身为职场墙头草金蟾子;本该沉默寡言的沙师弟由最为话痨的黄鼠狼扮演;而好吃懒做的八戒形象,则转变为取经计划的发起人与坚守者。这种角色性格的系统性错位与生硬组合,辛辣地讽刺了职场中不分青红皂白的职位安排——它往往仅基于领导的个人喜好与所谓的工作需要,美其名曰“成长的历练”,实则是对个体性格差异性的无情磨灭。片中“磨刀石”的隐喻尤为深刻:为配合工作、认清所谓“定位”,个体需要磨去与岗位要求相斥的个人特性,这种个性的消磨过程,常被我们无奈地视之为“成长”。影片中诸如对当下职业困境的描写和讽刺非常之多,如为了迎合甲方而榨干灵感的鸡画师、创业后开始为同事画饼的小猪妖等,这些对现代职场屡见不鲜现象的隐喻表达,是影片引发强烈社会共鸣的重要原因。

影片以荒诞的手法揭示了这种错位的普遍性,同时也暗示了另一种可能——错位未必是悲剧,它也可能成为重新发现自我的契机。当四小只在取经的道路上扮演着与自身性格完全相反的角色时,他们反而在各自恐惧的阴霾下发现了新的生机:社恐的大师兄学会了表达,话痨的沙师弟学会了倾听,墙头草师傅学会了坚持,而操之过急的二师兄学会了包容。影片中对这种削足适履的成长观念进行了深刻反思:当为了适应外部规则而不断磨去自我的本真时,只能获得一时一刻的安宁,失去的却是弥足珍贵的本真。因此真正的成长不是简单的对外界规则的适应,而是在平衡自我与外界环境的冲突中寻求妥洽。

三、价值的回归:在模仿与重构之间确立自身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强调,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与价值所在。小猪妖的成长之路,正是对此理念的艺术化呈现,深刻传达了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性。在组建团队的“取经”过程中,小猪妖逐渐成为团队的主心骨,这一过程恰恰是对其所模仿对象(孙悟空)的背离,也是其自我价值在模仿与学习中的升华。小猪妖在团队协作中的成长轨迹,恰恰印证了这一逻辑:他不再试图复刻孙悟空的行为模式,而是在一次次碰壁、协商与责任承担中,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判断力与行动方式。从最初被动接受规则、盲目崇拜偶像,到后来主动承

担团队的核心决策，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能力的提升，更折射出其主体意识的觉醒。换言之，个人价值的实现不是对外在光环的依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共同实践中，通过不断的试错、反思与调整，最终获得真实而稳固的验证。小猪妖的成长，也因此超越了“草根逆袭”的表层叙事，成为对“何谓真正的自我实现”这一命题的生动回应。

影片中的诸多细节都呼应着这一主题。例如，在为取经计划物色人选的场景中，诸多精良的画作均被否决，唯独一张最为抽象、近似草稿的方案被二人同时看中。此情节在滑稽之余，不仅讽刺了职场中需求与信息处理的模糊常态，其深层更隐喻着二人超越性的“成佛”理想：他们并非所崇拜者的附庸与影子，而是将以“一览众山小”的姿态，凭借自身独特的方式与坚持，成就一番伟业。影片通过取经这一目标，完成了宏伟目标的解构和切身选择的重建。西行取经的神圣化叙事被解构，在普通人视角下，取经不再限定于宏大的世界观和遥不可及的目的地，而是每一个当下、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坚持——对于普通人而言，这都是一场自我的朝圣与超越。

影片结尾，面对实力远超自身的强敌，四小只并未退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与无力，却仍以顽强的抗争赢得了属于他们的胜利。这正应和了鲁迅所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敢选择。或许我们无法以最完美的方式开启一段旅程，但仍可为自己的选择坚守到底。最终，这一群“nobody”以被塑像铭记的方式实现了价值的永恒，完成了从边缘到传奇的蜕变。显示层面上，从短片到大电影，“浪浪山”这一意象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深刻转化。它不再仅仅是一座具体的山、一个具体的大王洞，而是成为现代社会个体生存境遇的隐喻：那个让我们既想逃离又难以割舍的地方，那个承载着我们青春、汗水与梦想的场域。正是这种深刻的现实指涉性，使得《浪浪山小妖怪》超越了普通动画电影的范畴，成为

一部关于现代人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的时代寓言。

结语：

影片结尾的一副对联“恩从善念起，德自好心来”呈现出看似温情的收束，实则是一次颠覆性的叙事转变——本应是取经路上的劫难却转变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影片拒绝提供心灵鸡汤般的虚假安慰，四只小妖怪耗尽修为变为原形，虽然没有成佛、没有出人头地，甚至没有名字，但他们赢得了村民的赞许与记忆。这段记忆不是王侯将相的留名青史，而是村民在日常所上的一炷香、老人讲给孩童的睡前故事。这正是《浪浪山小妖怪》作为现代寓言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或许我们无法成为历史的执笔者，无法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但我们可以选择为自己的人生而奋斗不息，成为浪浪山里发光发热的小猪妖。这种叙事的力量，不在于制造虚幻的英雄梦，而在于让每一个在现实中感到渺小的普通人，都能从浪浪山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我们或许终其一生无法登上史书的一页，但那些深夜的坚持、无人喝彩的付出，同样会在某个角落被记住、被珍视。所谓“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守住那一点不肯熄灭的光。浪浪山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告诉我们：平凡不是失败的代名词，而是另一种值得尊敬的存在方式。

参考文献：

- [1](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07.
- [2](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01.
-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08.

作者简介：杨昊楠（1999.08—），男，汉族，安徽省亳州人，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职称无，研究方向：美术设计学。